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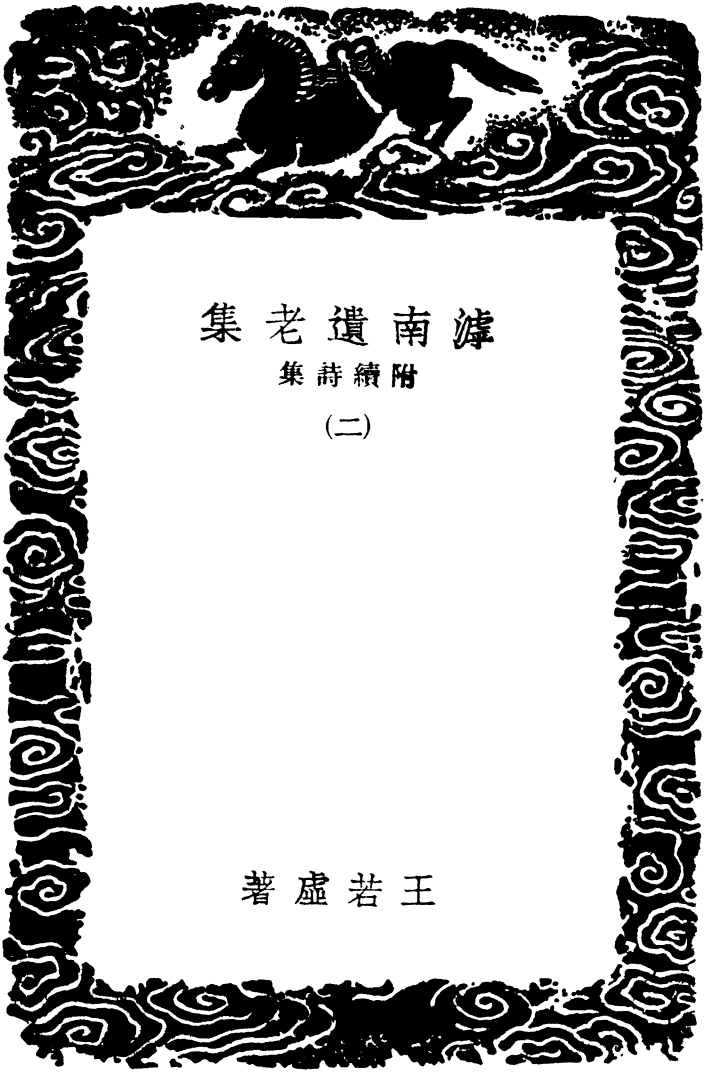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二)

王若虛著

淮南遺老集卷十

史記辨惑二　採摭之誤辨下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他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能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於遄臺梁邱據馳而造焉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列子曰景公游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據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養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爲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雜取二書之說云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

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嗚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是其餘謬妄可勝道哉

左傳介之推答母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史記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脫誤予謂不然古人語簡有如此者禮記云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孟子辨百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亦是類也且遷記漢文之語云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此復何異而獨疑推之言也雖然亦不可爲法也

周紀云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今直云書諱誰得而知也

左傳稱晉靈公欲攻趙盾其右提彌明死之又謂初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而食之後輒爲公介禦公徒而免盾問其名居不告而亡夫言其職則明爲右而輒爲介言其所終則明死輒亡其爲二人明矣而史記云桑下餓人卽提彌明且又以爲宰夫何耶左氏之說未必皆可信然遷之所記實以是爲據焉則其舛誤不得不辨也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食其半。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夫存否且不知。顧安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鹵莽而失之耳。

晉趙盾弟穿弒君。董狐書盾弒以示於朝。盾不伏。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仲尼稱狐爲良史。左氏云爾。晉世家既從之矣。而趙世家復云。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之如此。卻是先出於士論。太史因之而書也。文既冗複。而意又矛盾。無乃不當乎。

左氏記鉏麑事云。盾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麑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公羊以爲見盾閨門無人。且食魚飧。嘉其易而儉。故爾。史記則云。盾閨門開。居處節。麑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乃死。吾不知閨門開。居處節。何以爲忠也。

卻克恥爲齊母所笑。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云爾。齊世家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意既異矣。至晉世家則又云。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記一事而差殊若是。失之不精也。

左氏曰。卻克聘於齊。既登。婦人笑於房。卻克怒。故有鞌之役。杜注云。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卻克眇。衞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公羊曰。卻克、臧孫許聘於齊。或眇或跛。而史記復云卻克僂。魯使蹇。衞使眇。然則果誰可信乎。三傳之不同。各記所聞。固無足怪。史記因傳而出者也。不從此則從彼。乃又乖異如此何也。

左傳曰。白公勝在吳。子西召而用之。後以救鄭之故。欲殺子西。子西聞之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此蓋恃

其有恩也。史記云。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則是忽其脆弱而已。不亦異乎。

左氏曰。吳王闔廬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曰。是粲吳也。史記改爲棄吳。此何意邪。

左氏曰。吳王賜子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此言時之不久耳。史記則云。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吾不知何意也。

吳世家云。越王擊吳於檇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世家亦同。賈逵曰。死罪人也。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其說皆不安。按左氏云。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無所逃刑。敢歸死。遂自頸。蓋死士者。敢死勇士也。與罪人之事。自是兩節。而遷混幷之。故義理不明。而說者妄爲云云耳。

左傳云。勾踐與吳戰於檇李。大敗吳師。闔廬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蓋闔閭既歿。夫差使人問己耳。而史記曰。闔閭將死。立子夫差。謂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祥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爲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輩自爲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爲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爲質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果爲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殽敗歸。卽作泰誓以自悔。而遷以爲取王官、封殽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之與人周也。按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至於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以爲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

左氏華督遇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曰。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殆是妄說。公羊傳。宋南宮萬弒閔公。大夫仇牧手劒叱之。萬臂摋殺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注謂側手曰摋。蓋摑碎其首。故齒迸門闔耳。而史記但云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恐先无意。楚莊王圍宋。城中無食。華元夜見子反而告其情。子反勉之曰。我軍亦有七日之糧。盡此將去而歸。王聞而責子反。子反曰。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不得已。乃引師去。此公羊之說也。史記乃謂莊王喜華元之誠。自發此言而罷兵。豈別有所據耶。

穀梁曰。季孫行父秃。晉卻克眇。衞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所以有鞌之戰。公羊略同。啖助以爲似街談巷議。故削之。劉知幾論省字法云。當

作各以其類者逆之。此亦可矣。史記謂令人如之以導客。則是僞效其狀。而非眞疾也。呂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問之。仲請遠易牙、豎刁。公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尙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尙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又曰。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而不敢歸哭。尙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史記亦載之。而但云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誰得而知其事耶。

滹南遺老集卷十一

史記辨惑三　取舍不當辨

遷史之例惟世家最無謂顏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爲大官不絕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既以諸侯爲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曰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第之稱猶強族大姓云爾烏得與紀傳字爲類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

史記諸世家往往隨年附見他國大事至於列傳亦或有之徒亂其文無關義理夫左氏編年本紀諸國之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互相發明故可也如遷史者各有傳記足以自見何必爾耶近代蘇子容嘗自言其強記之法云吾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太史公書恐亦此意嗚呼史書法言也豈徒備強記而已哉蘇氏之說不足信魯世家有云往年冬晉殺其君厲公孔子世家有云明歲子路死於衞子路傳有云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魏世家有云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夫當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及往年明歲同時十數年之後者何邪

禹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範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載二書甚無謂蓋聖經自傳不待表出徒增冗滯

耳。劉子玄唯知孟堅地理志全寫禹貢之非。而不譏遷史之謬。何耶。遷采摭異聞小說。習陋傳疑。無所不有。許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於箕山之冢。殆是胸中全無一物也。

史記老子傳訓誨孔子如門弟子。而孔子嘆其猶龍者。蓋出於莊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爲實錄乎。至於成王翦葉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蓋於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談。戰國諸子之所記。非聖賢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爲古史。遷之妄謬。去之殆盡矣。而猶有此等。蓋可恨云。

伯夷傳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傳曰云云。傳曰二字。吾所不曉。索隱云。謂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也。信如是說。則遷所記古人事。孰非摭諸前書者。而此獨稱傳乎。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爲兵出無名。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於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太簡而不備矣。且止於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呂后之名。既列於本紀。其事跡始末。亦隨處具見。而外戚世家又云。呂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戚姬等事。恐不須也。若唐武氏事跡猥多。紀中所不可悉。故再入后妃傳。其例自別。

呂后紀末云。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爲天子。但以終誅呂之事耳。其崩與謚。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邪。

呂后紀先云封呂嬃爲臨光侯。不言嬃之爲誰。而後乃云太后女弟呂嬃。失其次矣。豈前所稱者別爲一人邪。

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遷稱上曰。按其文意。當以詔字爲是。

竇嬰傳云。景帝欲用嬰。嬰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讓耶。王孫嬰之字也。班氏著之傳首。是矣。今遷不著。讀者何以知之。始既不著。則當云字謂耳。然嬰貴戚大臣。非他附見者。亦不宜用此法也。

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號曰。甯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此正當入本傳。而書於縱傳何耶。雖下有破碎其家事。亦不須也。

張湯傳云。趙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此段與湯事非必相須。亦止當併於禹傳。至廉頗、趙奢、張蒼、周昌、魏其、武安等傳。皆是類也。

律書之首。以爲律爲萬事根本。而其於兵械尤重。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復備論帝王以來用兵之事。而終於漢文厭兵。百姓樂業。幾七百言。何關於律意哉。斯實無謂之甚。而邵氏極稱之。以爲此其高古雄深。非他人拘窘所能到者。嗚呼。文章必有規矩準繩。雖六經不能廢。顧乃以疎闊爲高深。緻密爲拘窘。何等謬論也。又有謂此本爲兵書者。若果兵書。復安用許多律呂事。大都皆出於畏遷而不敢議其非。故云云耳。

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列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倖、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戒。或以技能

備見聞。皆可也。至於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既已幾於無謂矣。乃若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爲。是何足以汚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貧賤。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得其體矣。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衞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矣。及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

滹南遺老集卷十二

史記辨惑四　議論不當辨

史記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則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所宜言乎

孔子世家贊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夫聖人道德光被萬世雖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遷因讀書始想見其爲人之大概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傳贊云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爲篇疑者闕焉予謂論人者亦據其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覩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遷顧以爲準乎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者又豈皆論語之所載耶

魏世家贊云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亡既迫於秦興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亦迫於漢興而無可爲者也而遷於本紀乃取賈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國然遷之失言不

得爲無罪也。

循吏傳贊云。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劒。晉文以正國法。無乃少評論總結之語乎。

呂不韋贊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按孔子所謂聞者。似達而非者也。雖不取於君子。然不韋亦不足當之也。項羽本紀贊云。吾聞之周生。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陋哉此論。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事遂疑其爲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年之遠裔。乃比重瞳耶。周生何人。所據何書。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復有據。亦非學者之所宜講也。夫舜以玄德升聞。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故而暴興者哉。使舜果由此而興。則羽之成功。亦應略等。奚其不旋踵而剿滅也。遷輕信愛奇。初不知道。故其謬妄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類以舜瞳爲美談。皆史遷之所啟。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當爲天子。因作亂而伏誅。亦本此誤之也。悲夫。

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閎天、散宜生爭烈。贊韓信則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贊周勃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擬人必於其倫。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聖賢。談何容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譏其異於太伯、季子。遷之品藻陋矣。

遷論壺遂云。天子方倚以爲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爲

君子之盛德何也且天子以輔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止於是乎

李廣傳云其射見敵急、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虎亦多爲所傷此在陰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臆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鄭贊無他褒貶獨嘆其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幷載翟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評哉

滑稽傳首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夫天道恢恢已不見發明滑稽之意而六藝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貨殖傳云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又可羞乎遷之罪不容誅矣

外戚世家云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愼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夫一婦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遷於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弘道之語其意尤疎

淳南遺老集卷十三

史記辨惑五　文勢不相承接辨

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中間文勢蹉跌不相承接

范雎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字樂毅使於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陳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得之李廣常有罪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皆同病也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梁求得之爲順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文勢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黃石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於穀城山下

蕭相國世家客說相國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乃安不相承接

淮陰侯傳云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尙可得而用之乎不相承接甚矣

汲黯傳云匈奴渾邪王來降至京師賈人與市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剩今縱不能一句不唯語意重疊而其畛畦亦不通也

淳南遺老集卷十四

史記辨惑六　姓名穴覆辨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劉子玄史通點煩云顓頊紀中具言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誠大中其病然遷書率皆此類可勝道哉今畧舉之如此紀既明敍啟爲禹之子矣及卽位又曰帝啟禹之子衞世家既明敍胐臏爲出公之父矣及胐臏立又曰是爲莊公莊公者出公之父也晉世家既明敍公子重耳爲獻公之子矣及重耳立又曰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其後又曰重耳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晉厲公八年閏十二月欒書中行偃因厲公迎公子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書等弒厲公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魯世家云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是爲武王夫冉季載次第在末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同母兄弟十人亦何必重舉前既稱武王發何必又云是爲

武王。武王賢而立。止宜入本紀耳。康叔封冉季載既見於此矣。而衞世家復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次尙有冉季載。李載最少。蔡平侯卒。靈侯殺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諡爲成子。吳王濞傳既云高帝兄劉仲之子也。而又云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義縱傳既云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而又云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若是之類。皆當爲史通之所點也。

史記稱人姓名。冗複爲甚。正是不及諸史處。殷紀云。武丁以雉雊而懼。祖己曰。王無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此止當云乃訓之曰。越世家云。句踐棲會稽。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句踐曰。止當云止之。陳世家云。孔甯儀行父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止當云遂殺之。吳世家云。季札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止當云謂之。趙世家云。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中間多趙夙字。又云趙盾卒。子朔嗣。趙朔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中間多趙朔字。季布傳云。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安用許多丁公字邪。蕭相國世家贊云。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

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謹守管籥。上多卻何字。周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周昌項。止當云騎其項。高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止當云既至后怒而罵。郅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止當云都揖之。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以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予臨江王。多兩臨江王字。止當云欲得刀筆。以間予之。竇太后中都以漢法。於是遂斬郅都。止當云於是斬之。主父偃傳云。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云云。嚴安上書曰云云。重卻上書二字。天子召見三人。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止當云俱拜爲郎中。偃以齊王自殺下吏。上欲勿誅。公孫弘曰。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止當云不誅無以謝天下。遂族之。張湯傳云。上疑湯有姦。問湯。湯不謝。湯又佯驚。多一湯字。董仲舒傳云。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窺於園。何必更言姓名。郭解得罪公孫弘議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翁伯解之字也。傳首既著之。此尤爲贅。

劉子玄駁遷書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卽位。而仍謂宋襄公。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皆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其論甚當。然此乃遷全體之病也。凡稱某王類加國號。凡舉人名每連姓氏。究複無穢。最是不滿人意處。班范而下。乃始淨盡焉。

淳南遺老集卷十五

史記辨惑七　字語究複辨。

舜本紀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字語重複。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義理。

周本紀齊世家稱武王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無乃剿諸侯諸侯字乎。

衞世家云。宣公以子伋爲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見其美而煩重如是乎。又云。齊女子朔讒惡太子伋。宣公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何若但云使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盜於界上視持旄者殺之乎。又云朔之兄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毋行乎。又云。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語意重複。但存不平朔之立一句足矣。又云。翟殺懿公也。衞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此但云

思復立太子伋之後。而伋子亦死。壽又無子可也。安用許多字邪。

趙世家云。趙朔友程嬰。謂公孫杵臼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多朔婦免身字。子貢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文意重複矣。

越世家云。莊生謂陶朱公長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但云男卽取之可也。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柯之盟。沫劫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而桓公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但云桓公乃從可矣。何必重疊如此。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至叔梁紇。禱於尼邱。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既云孔防叔。又言孔子生。何必更注姓氏乎。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予謂言孔子爲泣。則聞字亦著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爲簡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事哉。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爾。

春申君言所幸李園女弟於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自

園用事以下。宂複重濁。殆不可讀。以精當律之。當云園用事益驕。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

楚考烈王卒。李園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予謂遷先記李園女弟事。既已詳悉備見。於此但云園女弟所生子立。或直云太子立足矣。何必費辭如是。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予謂中羆字不須要。中熊事但云我又射殺之可也。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爲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無愧矣。多以報智伯字。

石奢爲楚相。行縣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但云縱之可也。

趙奢傳云。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免歸卽失勢時也。何必再下此句。

魯仲連傳云。仲連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云云。此文理重複。但云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可也。仲連謂新垣衍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多先生言字。必欲存之。當在太甚字上。

聶政欲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爲輔翼。政言不可。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劒至韓。多聶政乃辭四字。又云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嫈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云云。但言政姊嫈聞之於邑。豈不簡快乎。又曰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多諸衆人字。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張儀傳云。昔趙襄子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代王殺之。但當云廚人如其言擊殺之。

范雎傳云。須賈謂范雎曰。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此當云。願爲君借於主人翁。即歸取車馬。

項羽紀。諸侯無不人人惴恐。無不人人字意重。

項羽紀云。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張子房曰。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幷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此當云發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與客狙擊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不須言爲良意。

淮陰侯傳云漢王欲拜信爲大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多各自字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此但當云至拜一軍皆驚

曹相國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來者至者重複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遊園中幸其聞而召按也

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之則立廟之由已自見矣而復云原廟起以複道故此句安用哉前漢削之當矣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衞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多兩然字吾多陰祖一句亦不須也

賈生傳云懷王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不必再言賈生之死馮唐言李牧之事云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再言王遷立何也

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若止云從旁代對甚悉豈不善乎

張釋之傳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不須廷

尉治三字。又曰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有盜長陵一抔土。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假令足矣。煩重如此。殆不可讀。

申屠嘉傳云。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再下是時字。不惟文勢重疊。意亦不愜也。其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嘉辱困通。上使使者召通。既至。爲文帝泣。多爲文帝字。

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劉子玄謂不必言帝崩。固當矣。然遷史類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賈生傳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書之。豈不愈無謂也。袁盎稱文帝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向讓天子位者三。何必重言天子位。

太倉公傳云。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文勢重疊如此。是必前者遷所敍。而後乃當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并而爲一云。詔召問曰。意對曰。則簡而明矣。

吳王濞傳云。景帝與吳太子博。爭道。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但當云知其故也。

甯成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

出其上。剩其畏郅都如此一句。

王温舒爲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不須再道郡中豪猾。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卽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異焉。其辭云云。不亦可乎。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爲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三字重疊。若此句存。則上句宜去也。又言廣自剄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

汲黯傳云。東越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多不至字。

鄭當時傳云。字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剩至其明旦字。

申公傳云。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云云。伏生傳云。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老字贅矣。

竇太后使轅固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多一刺豕字。

張湯傳云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當作視之或云臨視也又云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據下文不須用此語觀者可見又云或告湯姦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當云窮竟之也

郭解傳既稱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又云爲人短小不飲酒何邪雒陽人有相仇者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疑重用待我字

貨殖傳云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則不必更云以曹邴氏也

匈奴傳云單于頭曼欲廢太子冒頓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前後凡用八鳴鏑字據文勢相蒙其餘可盡去也

晉張輔論遷固史云遷記二千年事而五十萬言固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說大謬劉子玄既辨其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遷記事疎略而剩語甚多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然則遷似簡而實繁固似繁而實簡也安得以是爲優劣哉

滹南遺老集卷十六

史記辨惑八　重疊載事辨

楚莊王圍鄭鄭伯迎降之辭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鄭世家莊王縣陳申叔時爲牽牛徑田之喻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陳世家莊王圍宋華元告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宋世家陳恆殺闞止事既詳見於齊世家而又見於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事亦然子路死難事既詳見於衞世家而又見於本傳陳厲公齊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載於完世家而又全載於陳世家專諸刺吳王僚事止宜載於本傳而又載於吳世家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詳見於子胥傳而又全見於楚世家子胥諫吳王之言吳王賜死之事子胥將死之語亦止宜見於子胥傳而楚、越世家又皆載之闔廬將死屬太子報越事載於吳世家矣而又見於子胥傳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於孔子世家矣而又見於晉世家又見於周本紀項羽遷義帝事既載於羽本紀而又見於高帝紀陳平間楚君臣事既載於項羽紀而又見於本傳張良難酈生事既載於高帝紀而又見於本傳酈生責高祖倨見事止宜載於本傳而又見於帝紀緹縈上書救父事載於孝文紀而又見於倉公傳近來孔毅夫雜說論晉史王隱誄祖納弈棊事兩傳俱出謂之繁文而嚴有翼著藝苑雌黃亦摭新唐重複事以爲病獨未見遷書之失耶

吳世家云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其言云云使於齊說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國。愼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凡此皆以見季子之明識。著之可矣。至魯世家景公二十九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鄭世家簡公二十二年云。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衞世家獻公後三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過衞。見蘧伯玉、史鰌曰。衞多君子。其國無故。晉世家平公十四年云。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是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備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爲不利。故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誅之矣。而衞世家又詳出之。何若但云周公既誅管蔡乎。

趙世家贊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予謂趙王遷所以奪嫡而立。則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母倡何與焉。此句爲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竇嬰傳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

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嬰引卮進諫按帝言傳位孝王事世家自具何不但輕道過

滹南遺老集卷十七

史記辨惑九　疑誤辨

酈生說高祖復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古今稱頌。以爲美談。竊嘗有所疑焉。彼其言曰。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此論甚疎。夫桀紂已滅。然後湯武封其後。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紂之頭。豈封於未滅之前邪。且湯武所以封之者。重絕人之世耳。非以計其利害也。奈何其以項籍之命爲比哉。酈生所以說帝者。特欲係衆人之心。庶幾畔楚而附漢耳。非使封諸項氏也。奈何其以湯武之事勢相較哉。湯武雖殊時。事理何異。制死命與得其頭亦何以分而列爲兩節。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三事。而良幷之者。以其一體也。至於倒置干戈。休馬放牛。獨非一體乎。而復析之爲三。何哉。班氏頗見其非。而乃幷湯武事爲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豈以死命字不屬桀紂而屬其後歟。然終與項籍事不類也。既以湯武爲一事。故又分楚唯無彊以下爲第八節。蓋二書已自參差矣。近世胡寅謂是時高祖未稱尊。而子房呼陛下。作史者之過也。然則八難之目。安知其無誤耶。

漢書老父相呂后及二子皆貴。及見高祖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顏氏破其說。當矣。然史記正作似。豈誤歟。

酈生既自有傳。而朱建傳後又敍生初見沛公及下陳留事。大同小異。而詞頗浮誇。此必褚先生輩附入之。猶田仁之類也。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傅之。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爲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爲漢患矣。如此乃順。

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衞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

公孫弘、主父偃贊云。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舉首字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滹南遺老集卷十八

史記辨惑十

史記用而字多不安。今略舉甚者。

齊世家云。郤克使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趙世家云。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景公時而趙盾卒。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荀卿傳云。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魯仲連傳云。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長平之軍。伍子胥傳云。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又云吳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多上一而字。聶政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固進。而聶政謝曰。云云。又云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多中間一而字。呂不韋傳云。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西遊秦。多上一而字。趙堯問高帝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氏有隙也。陛下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多下一而字。也字亦剩。韓信傳云。趙軍戰不勝。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賈生傳。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韓生傳云。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此等而字。皆當去之。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亡金者大慙。多兩而字。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

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字皆剩。上一然字卻作而字。則愜當矣。

司馬遷用於是、乃、遂等字冗而不當者。十有七八。今略舉之。

如殷武丁夢傅說事云。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既有乃字。何須更云於是。鄭文公之妾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以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遂字殊不安。若云既而生子。遂名曰蘭則可。晉世家云。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己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故遂因三字豈可連用。鄭世家亦舉此事。則云遂以命之。何巧於彼而拙於此也。曹沫劫齊桓公求所侵地。許之。既而欲倍約。管仲以爲不可。於是乃遂割魯侵地。其病猶晉世家言叔虞事也。趙世家記程嬰、杵臼事云。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乃字卻當作於是。或云二人乃謀則順矣。范雎說秦王云。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多卻乃字。蒙毅對胡亥云。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乃字爲悖。語意亦乖。高帝斬白蛇。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云云。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乃字當去。田橫二客自剄。高帝聞之。乃大驚。多卻乃字。叔孫通傳云。上見留侯所薦客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乃遂二字。當去其一。惠帝卽位。乃謂叔孫生曰云云。惠帝出遊離宮。叔孫生勸上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二乃字皆贅。曹參謂惠帝云。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高帝。其病如蒙毅語。袁盎謂絳侯非社稷臣。絳侯望盎。盎遂不謝。多卻遂字。灞陵尉呵止李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

行。何乃故也。乃字不安。伏生傳。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之。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周仁傳云。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三乃字皆不安。

淳南遺老集卷十九

史記辨惑十一　雜辨

鄭莊公稱其母爲姜氏、陸生晁錯父稱子爲公、皆於義不安。殆亡明子長之失、未必當時本語也。

楚世家云莊王卽鄭、鄭伯降。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遂許之平。此蓋本於左氏也。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尙何求乎。二者果孰是。

宋世家云莊王圍宋、宋華元出告子反曰城中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楚世家亦載王語云君子哉。二者果孰是。此類甚多、不可殫紀也。

史記載伍員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云此變文也。予謂不然。言出於一人之口、書出於一人之手、而自變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晉世家云唐叔虞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紀自有姓氏、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魯、衞、管、蔡等世家類皆不著、而此獨著何哉。

晉世家云趙盾昆弟將軍趙穿、灌夫傳云竇甫竇太后昆弟也。未曉昆弟之義。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奴事字不似當時語。蓋遷撰出者。三傳初無此意也。抑其句法亦自不順。凡尊奉其人、則有曰師事、父

事、兄事者。鄙賤其人。則有曰奴使、奴視、奴畜者。上一字屬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則屬乎我。以句法則屬乎彼。豈非思之不審歟。

孫武傳云。吳王闔廬問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老父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何父言。不敢忘德。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漢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予謂匿弗肯復見字。當在號爲平國君下。

高祖紀云稱劉季者。在當時人可也。而遷亦數稱之。不但於文體爲非。而臣子之道亦不當爾也。漢書正之爲是。

高祖紀云。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珍字不安。漢書改爲奇是矣。

太公家令云。高祖雖子人主也。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玄辨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爲皇帝、是矣。

陳丞相世家云。平從攻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而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應劭意其以漢用美女動之。世或喜其說。然吾觀韓王信傳云。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之。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漢出圍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匈奴傳略同。而又云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

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閎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信如此說則漢之所以動閎氏者止於重賂而胡騎之所以解去者又不專因閎氏之力也烏有所謂不傳之奇計哉其言反覆殊未足信

張敖傳云趙相貫高等欲殺高祖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予謂迫人之意本出高祖非縣名本有此理又非史氏所當言則宜加上以二字漢書又去也字猶覺不圓

荆燕世家云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諸劉字絕下不得其曰燕王劉澤諸劉遠屬則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夫上既言男則子字皆贅太子非名則曰字亦不安法當云其長景帝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厲王長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云云夫稱臣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史家輒爾書之無乃不可乎遷固每每如是而後世亦或襲之竊所未喻

田仁傳云武帝時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縱太子誅死又言因千秋上變族死語意重疊昏晦甚矣遷之敍事此類尤多

田敬仲世家云齊宣王好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皆賜列第荀卿傳云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自如二字連用不得十二諸侯年表序用及如字尤不安也

儒林傳云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列字不安

子胥傳云公子光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如何下襲字

田橫二客自剄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予謂聞之乃大驚剩乃字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剩吾字呂后紀云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丁公窘高祖彭城西沛公顧曰兩賢豈相阨哉方言高祖邍曰沛公此亦同病也留侯世家記圯上老父事云良因怪之跪曰諾劉貢父漢書刊誤以爲怪字合在因字上此固是矣然漢書之文本緣史記且其下又有云良因異之者則非獨孟堅之誤也張良贊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以爲字與計字相窒留侯亦云上當有余於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關性事

韓信傳贊云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假令字下不得哉字亦不便於文勢

呂后紀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嘗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爲

複且我字不順去之可也。

蕭何傳云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我字悖。

文帝聞馮唐言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時字甚悖。

伍被諫淮南王王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其詞不典殆似古賦豈史氏實錄之體哉。

衞綰傳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時諸官以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君字悖。

禮書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洋洋美德孰遽知其爲禮遷文無首尾每如此律書贊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按故字自是因上接下之辭首句如何便用得。

石奮傳云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悼唯謹甚悼字俱不安。

范睢傳云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多一魏字又云穰侯爲秦將欲越韓魏而伐齊欲以廣其陶封多一欲字。

藺相如請王齋五日乃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多卻之字。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卻曰字左右大臣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卻少一曰字。

袁盎贊曰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上三句語意不接亦不成語。

韓信傳云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之字不安。

趙堯薦周昌曰其人有堅忍質直何用有字。

燕太子請荆軻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范睢傳云須賈問范睢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婁敬說高帝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哉字皆不安作乎字可也。

范蠡傳載楚王之言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耳字不安去之可也。

荆軻傳云軻雖游於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傳云諸公莫弗稱之莫弗字不成語。

楚昭王病甚讓其弟公子閭爲王五讓乃後許乃後不成語趙世家云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多其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多粟字。

循吏傳序云網漏於吞舟之魚多卻於字。

范睢傳云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所嘗字不安。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遂父子相哭此而夷三族此而不成語。

李斯贊曰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之字極難下。

蒙恬自責曰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不字當作豈。

高祖令張良獻白璧玉斗於項羽、范增。張良曰。謹諾。謹字道不得。

高祖紀云。老父相魯元公主亦皆貴。皆字不安。

武涉說韓信。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之所二字。當去其一。又云。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須臾字亦道不過。

孫叔敖問市令市亂事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矣。頃字道不得。

田橫曰。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人字與弟字相望。當云烹人之兄而與之併肩事主。或云烹人而與其弟併肩事主。則可矣。

燕世家云。齊湣王謂燕太子平曰。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則字下不得。

項羽對項梁云。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句不圓。漢書加耳字是也。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卽當作而。

項籍見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其語不圓。

趙禹傳云。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時字不安。

申屠嘉傳云。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連用。嘉對文帝責鄧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此語法不順。不若言坐府檄召也。

聶政曰。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然是字不成語。

屈原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稚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少曰字。

荆軻傳。田光謂燕太子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雖然字悖。

王溫舒傳。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以爲爪牙。督盜賊。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多其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傳。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倖傳。夫酷吏佞倖。類皆小人。史之立傳。大抵著其罪惡以爲世戒。而遷獨有取於此等。然則是非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論哉。

自序云。嘉尚父之謀。作齊世家。嘉旦金縢。作魯世家。其序燕云嘉甘棠之詩。其序衞云嘉彼康誥。序宋則云嘉微子問大師。序晉則云嘉文公錫珪鬯。此類甚多。夫史書實錄也。事所當記。善惡必存。豈因嘉一事而後作乎。大抵諸序傳皆不足觀。刪之可也。

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正夏時。於殷紀則稱孔子善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略窺之矣。予謂遷特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既非已見。又不能別有發明。而呂氏遽以爲知損益之意。何遽過譽之甚也。

大事記云。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則皆不載。蓋以爲不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史書、實錄也。詔誥、一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沒之乎。此是遷之私憤。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

之才識。予未敢知也。班固譏遷論游俠、貨殖之非。世稱其當。而秦少游辨之。以爲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爲法於萬世。非一己之書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

諸史辨惑

五帝之名史記以黃帝爲首書序以少昊爲首其說不同要之少昊黃帝之子顓頊黃帝之孫帝嚳黃帝之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初皆傳之子孫至於堯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禪讓之事斯蓋不得已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說秦孝公乃謂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徵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鄭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消皆淺陋之見也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王至霸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於旁支付諸他姓則必其勢所當然而出於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爲常也而漢人之說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於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孰可偏廢而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蓋秦漢以來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也若其果主親親則一

于立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邪。抑嘗考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再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此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間沃甲崩。則立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專立弟邪。紀又云。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蓋立不以正。宜其啓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經。一切異說不近於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愼取。不可輕信也。

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參舉人名字。頗爲不愜。如邲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既稱郤克。復曰駒伯。又曰郤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穀。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讀者孰知其爲一人耶。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代君溪黃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爲不足取。殆難與論眞是非也。

劉子玄曰。韓王本名信。都而遷固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按韓王韓國之後。其姓爲姬。襲封於韓而非姓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別。然遷於絳侯傳、固作淮陰等贊。亦稱兩韓信。而高祖紀八年又云。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何邪。

遷、固記事。互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恆爲代王。固之序薄氏。

文順於遷矣而加子恆二字復爲贅也
班固漢書刪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橫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貽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爲媿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爲贅且若字意乖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謂沛父兄曰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袁盎論社稷臣云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言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耳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記匈奴傳贊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而務譎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注以彼己將率爲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己引詩彼己之子殊爲牽強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彼己爲句而將率字屬下文其說良是

漢書韓彭等傳贊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末句不相承。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爲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爲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黃霸雖以治郡稱。然既嘗爲相。自當附之韋賢匡衡等傳。而班史列於循吏非也。

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爲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固不勝於天矣。然班史氏身爲史官。以褒貶勸懲爲務。則亦不當立此論也。

後漢郭太字林宗。范曄作傳以父諱止稱林宗。亦可矣。而中間復數稱太。左慈字元放。既稱其名。而又兩稱爲放。不亦雜乎。

老蘇評范曄之失。謂不當槩董宣於酷吏。槩鄭衆、呂強於宦者。槩蔡琰於列女。其論董宣、蔡琰是矣。若鄭衆、呂強雖有可嘉。豈可去宦者之目乎。

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漢書作大息。此只是太字。蓋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歎息之大過矣。

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喚反。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如字。大似顛倒也。

高祖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予謂此於文勢爲悖。恐只是恣觀之耳。裴矩傳。煬帝時諸番胡入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準此例。

高祖紀曰。如意類我。太子者數焉。丙吉傳曰。皇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元后贊曰。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凡此等數字。蓋言數次耳。史記稱汲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如淖曰。數者非一也。餘皆準此。當讀如字。而顏氏訓頻。並音所角反。狄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黃霸曰。數易長吏。人因緣爲姦。此等正當訓頻。而反讀如字。恐未當也。

南越尉佗謂陸賈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遽不爲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漢。張敞誅絜舜時。冬月未盡數日。敞使人語之曰。冬月已盡。延命乎。此言雖春近而不得免耳。而注云汝不欲望延命乎。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亡如者如無耳。猶蔑如之類。而注云無所象似。是皆何理邪。

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后比殺三趙王。文帝紀詔言間者數歲比不登。梁孝王傳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公孫賀傳曰。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頻。似是而實差殊。學者試細味之。

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何乃自爲郎也。崔浩以爲自何爲郎、非也。予謂

漢之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富貲爲郎者。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唐是也。而衞綰又以戲車爲郎。以是觀之。浩說爲勝。而顏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太篤矣。

申屠嘉劾奏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而師古以爲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詎能兼教戒之義邪。

賈誼言秦俗之弊云。其慈子耆利。去禽獸亡幾。以文勢觀之。慈子當是錯悞。顏氏強爲解釋。恐非也。

田蚡以肺附爲相。師古引舊說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云。肺斫木札。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餘肺附字皆然。其義迂曲不足信。按此語皆本於史記。今史記諸本並作腑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爲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記索隱反音腑爲附。謬矣。汲黯拜睢陽太守。謝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以病力爲句。曰。力謂甚也。訓力爲甚。未知何據。予初謂此字當通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析其辭。故受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辭疾力不拜。此又因顏注而失也。

淮南遺老集卷二十一

諸史辨惑

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此當以不行報謝爲句而師古以報謝屬下文予固疑之及讀三劉漢書既已刊正矣

霍禹怨宣帝曰大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令人不省死師古以爲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元后傳王莽使安陽侯舜求璽於太后怒罵責之舜仰謂曰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說非也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

漢書載揚雄解嘲其末云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剸名於細君顏注謂剸損其名而訾字不解及見華嶠論所引乃作竊訾剸炙當以此爲正也

外戚傳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師古以所避爲月事予謂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云巨萬今萬萬也范蠡傳徐廣注亦同漢書食貨志言累百巨萬師古注云數百萬萬也梁孝王金銀財百巨萬師古云巨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汲黯傳云中國

誅匈奴費以巨萬百數師古云卽數百巨萬也此不唯與韋徐不同而其自爲說亦復參差相戾何耶禰衡謂荀彧可借面弔喪注引典略以爲但有貌耳夫弔喪主哀安用貌爲意者以其嚴冷而多戚容故也

晉書稱苻朗至晉謝安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杌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客以爲不及之遠朗不道如此非人所爲見者皆當切齒而謂朝士欵羨以爲不及甚哉史氏之妄且陋也晉史慕容德時妖賊王始稱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真妻怒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環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此事當時必有之然臨刑之語不應一一如是殆滑稽詼諧者所飾耳通鑑差略之爲是梁武誅齊之諸王鄱陽王寶夤奔魏數寇梁復讎後以謀亂見誅而蕭子顯南齊書乃云中興二年以謀叛與寶攸等同死其誤甚矣

北史梁鄱陽王寶夤終於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寶夤於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於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夤二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甯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歟通鑑刪之云甯爲

高貴鄉公死。不爲長道鄉公生是矣。

彭樂高齊之名將。且有大功。北史、通鑑皆載。而李百藥正史乃不爲立傳。何邪。

北史楊愔傳、常山長廣二王謀廢濟南王。愔及可朱渾天和、宋欽道皆被拳杖毆繫。頭面血流。各十餘人持之。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及愔誅。太皇太后臨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蓋補其損目也。李百藥北齊書但云已出而無一目字。豈其脫誤歟。

隋史高熲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嬖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悅。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猥承其誤耳。跡煬帝所爲。當以隋史爲正。

舊唐徐有功傳。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當斬。有功明其無罪。得減死。今上踐阼。孝諶子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愉。以報舊恩。按此乃明皇時事。言今上者。蓋唐臣實錄之辭。劉昫偶忘改定耳。

舊唐王求禮既載於列傳。而忠義傳又載之。雖繁簡不同。要之不當重立。求禮剛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槩之忠義。亦非其例也。

舊唐員半千傳云。其先本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按左傳釋文。員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讀如運何邪。

元魯山于燕于歌學者往往不解其義予憶昔嘗一見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記此自當略著其辭而唐書通鑑皆不及之殆爲闕典也

韓退之驅鱷魚文苦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目足矣而全錄其辭亦何必也

史傳人有改名者既以今名冠之則亦當全稱今名而未改之前卻稱舊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類亦非也

五代史梁記曰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曰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温云云中和四年九月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進爵王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等攻汴王顧兵少不敢出云云開平元年夏四月甲子帝即位他紀皆倣此徐無黨注云始自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予謂帝王本紀既追書尊號以冠其首則一篇皆以尊號爲主初書其名曰諱某自後凡見其名雖未即位例皆稱帝或稱上此古今不易之體而歐公乃以新意變之既稱其父曰某而復云生子曰某始而稱名次而稱爵至即位乃書皇帝即位而稱帝此則賓主不分體統不一不足爲法也或曰遷固作高祖紀皆先稱沛公漢王然則亦非也曰庸得爲是乎蓋劉子玄史通已嘗辨之矣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世皆以

爲美談。而通鑑獨載遺馬事。此既一時之語。當俱錄之。

温公自節通鑑。以爲更加精擇。削其繁蕪。斯固可矣。然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郭林宗傳云。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略同。而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殺鷄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母。其疎已甚。不盡事情矣。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事。而獨載其一聯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義府多略人奴婢故也。事既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憲宗責黃巢姬妾輩從賊之罪。有對者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通鑑所載如此。夫史氏文辭。須量輕重之宜。彼婦人卒爾之語。豈有所謂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者乎。然史傳如此者。何可勝數。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二

新唐書辨上

作史與他文不同。甯失之質。不可至於華靡而無實。甯失之繁。不可至於疎略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鐫。無所顧忌。所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韓退之。而順宗實錄不愜衆論。或勸東坡重修三國志。而坡自謂非當行家。不敢當也。以祁輩奇偏之才。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

劉器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遷固載相如、文君事幾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子京記之。必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正在此兩句。而反以爲工。何哉。可謂切中其病。

歐公與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體不同。猶冰炭也。初書成將進。吏白舊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撰。而歐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傳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而列傳書子京。子京聞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讓。此事前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當耳。

唐子西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吾不知此論併紀志而言之邪。抑獨指列傳也。歐公之作。縱

不盡善無壞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壞也已甚豈直他人哉溫公作通鑑未嘗用子京一語蓋知所決擇矣

子京譏舊史猥釀不綱而以傳遠自許今之學者類皆歆豔以爲新奇舊史幾廢劉器之嘗言二書各有短長未易優劣以愚觀之舊史雖陋猶爲本分且不失當時之實甯無新書可也

呂夏卿預修新書其言云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臣子之義也太宗拒魏徵諫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不書之所以掩人君之過也予謂子京書退之事則當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則長孫后之賢復沒而不彰矣所貴乎史臣者善惡必存以示勸戒故謂之直筆豈以掩人君之過爲賢乎且帝雖有過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從諫之美也何庸諱哉呂氏之說甚謬

魏徵諫樂公主資送事舊史載於長孫后傳是矣今移於公主傳甚未當也

蕭銑被圍謂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廟率官屬詣軍門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銑雖草竊一時而顛沛之際其言可愛如此可以爲萬世法豈得不載新史乃皆略之而其贊但云以好言自釋於下然則所謂好言者後世何從見之哉銑對高祖逐鹿之語與所謂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者皆中理之論而子京亦削之高祖卒誅銑直以其不屈而慙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僞辦易窮且極稱高祖之聖蓋不獨去取失當而其褒貶亦殊未安也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語言。今廷折承嘉何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凌。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舊史思貞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思貞公敏行。何與承嘉辨。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當辨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於晉。蓋物憑而爲怪耳。亦豈激之而鳴之意哉。子京疎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此一侮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人未有改之者。宋子京於李靖傳乃易疾雷爲震霆。易掩爲塞。不惟失眞。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乃掩耳。而何取於震掩且不及。復何暇塞哉。此所謂欲益反弊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成言也。陳叔達嘗引以諫高祖。而子京則曰。失而不斷。反蒙其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祖嘗舉以告劉禕之。而子京則曰。蓬在麻。不扶而挺。柳楚賢聞高祖兵興。說太守堯君素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子京復略其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其嘗肯之病類如此。

古人稱炙手可熱者。蓋甚之之辭。而非實事也。故但可施之詩句諺語耳。而新史稱楊國忠權勢可炙。韋渠牟勢焰可炙。田令孜權寵可炙。既已非矣。而復謂李義府門如沸湯。王伾等門若沸羹者。豈不益乖邪。史稱杜如晦云。當時浩然歸重。王徽云。公議浩然歸重。王餘慶云。公論浩然歸重。許孟容云。四方浩然想

見其風古人用浩然字多矣曷嘗以爲歸重想見之意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對蓋言忍之甚也新書去百餘字意不完矣。

蕭俛、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此卻似總分天下兵爲十也且其法本於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實乎。

杜正倫虞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危亡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爲其慮亦便道不過。

通鑑云索元禮與萬國俊競爲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又有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之狀新唐元禮傳但載其一云號曬翅不知曬何翅也。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經史於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而新書改云可盡所欲言盡言何關尋檢事。

封倫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新書改云頡頏太子此豈當時眞語且頡頏上下飛也如何便作得不服居下意又說建成作亂曰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祖乞羹此之謂也新書但云乞羹者謂何若無舊史安知其爲高祖事哉。

劉德威對太宗云。律文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法之爲算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總以十分爲率而論也。舊史云。玄宗聞顏眞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通鑑改爲作何狀。此亦無傷。至新書乃云何如人。則是總言其性行也。

太宗聞李君羨小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勇猛。通鑑云。乃爾勇健。語雖異而意則同。新史云。乃此健邪。一此字便不完。韋夏卿責從弟執誼受金曰。顧當是哉。崔湜、岑羲聞韋湊直諫曰。公敢是邪。其病一也。君羨武安人。封武連郡公。爲左武衞將軍。在玄武門。帝以其皆有武字。遂因告者誅之。而新史直云皆武也。不亦乖乎。

劉賁下第。李郃謂人曰。賁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下第何可言逐也。

趙宗儒遷吏部侍郎。德宗召見。勞曰。曩與先臣並命。尙念之邪。古者人臣稱其亡父於君。則有先臣之辭。君稱於臣。未見其例。

子京好改舊語。而往往反不如之。李邕對或人曰。不顚不狂。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是名亦不傳。王求禮折蘇味道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亦爲瑞雷邪。新史云。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李郃曰。劉賁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新史曰。賁逐我留。吾顏其厚邪。李石折仇士良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新史云。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此等遠不及舊語也。

李絳傳云。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云。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

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辑矣。法令平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子京之文。類從辟澀。至此一段。獨華靡偶儷。幾似進士策。一時對答之間。豈得如是。舊史絳傳無之。未知其何所本也。

舊史方伎傳云。崔善爲爲左丞。累擢尚書。諸曹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而新史但云曲如鉤。例封侯。何耶。後漢劉寬不喜盥浴。京師以爲諺。史不載其語者。必以俚甚故耳。子京果嫌其俚。則削之可也。改之可乎。

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衞。而新史但云無入衞。乃是面戒密也。楊素問密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新史減處字。便別卻本意。素謂諸子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

姚崇汰僧僞濫者。舊史但云還俗。而子京云髮而農。此何等語。且萬二千人。豈無歸異業者。而悉爲農乎。此可一笑也。

王叔文既敗。每誦杜甫詩云云。而子京但曰。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若無舊史證之。不知其誦何語也。況杜集諸葛廟詩非止一篇乎。

新史載閻立本爲主爵郎中。時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侔狀。閻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據本傳初不言其善畫。其兄立德傳但云父毗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立本皆機巧有思。而立德事業。不過制衣服營宮室之類。然則安知立本之善畫哉。傳奕傳初不言善數學。其病亦猶是也。故不若舊史爲明。又謂閻則先當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吾不知何所割也。

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張巡問李懷忠曰。君事胡幾何。曰二紀。夫幾何云者。但多少之名耳。豈足包時字之義。

宋廣平教張說救魏元忠云。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此本分語也。舊史以榮爲芬芳。新書作芬香。皆甚紕繆。

舊史云。李義琰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子京云。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兆其所三字想煞用心來。然既使移舊塋。則便知就其地矣。何必如此費力。兼三字自非典實語。武后遣腎人卻內安金藏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語固近俗。然子京云。褫桑靳紩之。大小依樣也。

漢書稱兒寬以儒術飾吏事。而新唐謂員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漢武稱何武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而新唐謂薛戎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能則懷之。子京於文字其實處不及古人。而專以易置字語爲新。徒勞甚矣。

舜稱耄期倦於勤。蓋老而倦於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贊云。主德耄勤。

王徽傳云。僖宗西狩。徽追帝不及。墮崖樾間。楊行密傳云。小校王稔依樾步戰。裴敬彝傳云。曾祖子通居母喪。有白鳥巢冢樾。樾樹陰耳。直以爲林木可乎。

蘇世長指披香殿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底字訓致。而作至字用誤矣。

通鑑。戴至德爲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據。此是老嫗明知至德也。而新史但云今乃非是。則意不完矣。

王熹傳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字何義也。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三

新唐書辨中

東漢時會稽父老送劉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蓋愛譽甚之之辭耳新史云李栖筠爲常州刺史捕斬賊黨皆盡里無吠狗田仁會爲勝州都督捕格夙賊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實錄之事不當爾也或謂史記王温舒傳亦稱無犬吠之盜何如曰史記之謬亦多矣渠皆可法乎

楊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應舉既假釋褐乃擢進士第其後同臺爲監察御史世榮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應舉者友也兄弟同臺者榮也二事不相須而云世榮其友此何理邪劉子玄傳云撰劉氏家史及譜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高字亦非

爲文字語雖貴簡而有不得簡者韋弘景傳云楊虞卿私造其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不少虞卿字否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事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乃不屬乎言讀書之勤者例曰手不釋卷而子京撰蔣乂傳曰卷不釋於前此何謂也

前人文字言騷動騷然者有矣安祿山傳云百姓愈騷裴冕傳云大衆一騷馬燧傳云天下方騷無乃太簡乎

李靖論蕭銑士卒云藉以拒師本非所情杜如晦傳云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李勉朝京師詔還所鎮三

所字下不得藉以拒師．亦不成語．

王義方彈李義府高宗怒其毀辱大臣．言詞不遜．故貶之．新史云．帝恨義方以孤生觸宰相．朱泚遣韓旻追德宗．段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倒用司農印追之．新史云．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豈不過哉．

薛萬均死．太宗嘗賜羣臣朕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之舊勳．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新史則云忽口其名．纔下口字．便是從已作用之意．豈所謂不覺者乎．況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苗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等輩上當加此字．不然．何等輩也．刑文偉傳云．武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不得對．房琯論第五琦言財利事．肅宗詰之．琯不得對．王叔文傳云．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不得字爲悖．止當云不能耳．

杜正倫傳云．爲世歆美．戴至德傳云．世詫其榮．蕭復傳云．士豔其榮．敬晦傳云．世寵其家．寵字尤不安．若只作時榮之．王義方譽振一時．吳湊美譽四騰．皆非史家之體也．

李義府傳云．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嚴震傳云．德宗使馬勛計日取張用誠赴行在．蹤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既等字可也．

溫庭筠數舉進士不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作文云者．本謂代進士私舉之作耳．今乃似泛爲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溫彥博傳云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進止之間何至拭目而觀之哉子京之夸侈類如此

高適工詩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已字道不得

韓思復爲滁州刺史有黃芝生州署民爲刻頌其祥刻頌其祥不成語也

新史稱盧齊卿飲酒踰斗不亂崔恭禮至斗不亂前史載人洪飲者率至一石以上然後爲異踰斗之量世亦多矣何足著之乎

舊史李綱謂高祖曰臣言如水投石此舊語也新史則云如持水內石煞不自然

李翺傳云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累遷字下豈有闕文乎不然豈可通也

崔郾傳云室處卑漏無步廡此言其儉足矣而又云至霖淖則客蓋而屐以就外位亦不必道也張玄素起身令史太宗嘗對衆詰問玄素大恥褚遂良上疏論之而新史乃云遂良見帝而言非也遂良云玄素出閤門殆不能移步新史改移爲徙只此一字亦覺失重輕之宜

朱泚敗出奔失道問野人答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此殊不成語也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勍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謗譏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子京竄改舊文詭異僻澀殆不可讀甚不滿人意也

李晟贊云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佩字過矣張柬之傳云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

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哉字下不得作邪乎歟等字則安矣子京於此等猶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句歲至大將軍古人言句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言句時者自十日以及三月也今言句歲未見其例也

蕭嵩傳云在公愼密人莫見其涯際愼密上不當論涯際以言胸懷宇量則可矣

張知謇傳云天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容字不安

張鎬傳云視經史猶漁獵然夫前人已有涉獵成言便是此意何須復爾解析也

席豫出鄭州刺史李傑出衢州刺史于邵出杭州刺史李朝隱出通州都督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此等甚多得無欠爲字乎蓋出入字不同遷擢貶降例也

開元中吐番金城公主求文籍四種于休烈欲勿與裴光庭駁之此當入光庭傳而載于休烈傳非也

德宗時宮市事既詳見於張建封傳而李錡贊又列之重複矣

舊史李石傳云廷英議事中書必引訓注以折文臣石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新史云賴以爲強便過分了

裴度與穆宗論劉承偕事云臣素知承偕怙寵悖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悖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邪當作乎帝曰顧悖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胡卽何也當去一字

字文士及嘗非時被召。其妻問曰。向召何所事。何所事不成語。曷若但云問何故耶。

陽城傳。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售字爲悖。又云。賦稅不時。時字意不足。蓋欠辦集等語也。

張巡傳。睢陽雍邱賜徭稅三年。賜字便當得蠲免之意否。許孟容傳云。公主子有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帝嘉其守。蕭瑀傳云。詔嘗下中書未卽行。帝讓其稽。韋顗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曹憲註廣雅。學者推其該。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守尚稽違該等字。皆道不過。必兩字然後成文。

王義方傳云。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楊愼矜傳云。婢因史敬忠得至宮中見帝。帝素問敬忠挾術間質其然。然字下不得。

通鑑載賈至論王去榮不當免死事。李絳論不徇同年事。蔣乂論張茂宗奪服尚忠事。王式破仇甫事。讀之凜凜可愛。入新史中。便覺索然無意味。甚志惡也。

舊唐隱太子與秦王有隙。玄齡謂王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容聖欽明。不能安輯。新史云。國患世有。惟聖人克之。克字何足盡其意。

高銖爲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慤折其非。銖嘆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字如何定得。

薛元賞傳云。都市多俠少年。以黨墨鑱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夫鑱膚者鍼也。黨墨所以爲色耳。而云以黨墨鑱膚。則不可。舍文身不道。而擬詭若此。其亦勞甚矣乎。

李夷簡元和中爲相。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言不能

過或無以過則可不能有以則不成語矣

劉子元傳明皇時議封禪事趙冬曦駁之子元議挺不徙蘇珦傳亦云嘗按訊韓魯諸王天后詰之挺議無所撓使他人書之不過曰固執不移或云堅守前議而已豈必如此詭異

鄠縣令崔發繫獄遇赦不原張仲方訟之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殆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新史仲方傳併爲一句云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田令孜專權恣橫孟昭圖論之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固九州天子武后怪有司多失出人罪徐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新史則云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子京意以舊文類駢不古故變亂以就己作而不知其反謬也

馬周嘗寓新豐逆旅逆旅者客邸也科舉子遂謂周爲新豐逆旅以對洛陽年少予嘗笑之而新唐稱劉從諫命甄戈殺定州戍將戈因爲逆旅上謁斬其首何耶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新史改爲儒者儒者與文士自別上當從舊

蔣儼進蒲州刺史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案二千石漢之職名豈可通爲長史之稱

王孝傑爲吐番所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死字下不得

呂元膺傳云居官始終無訾缺予謂訾者人所譏也缺者己所少也二字併用不得

史傳稱人讀書敏速云五行俱下者蓋甚言之耳實無此理也而唐史謂歐陽詢每讀輒數行同盡尤不可也

太宗稱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此乃本分語而子京改云喜得虓將可惡之甚

褚遂良與太宗論舜造漆器事以爲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此眞語也新史則云必救其源既以漸爲源因並易其下文曰及夫橫流無復事矣義理雖同然當時豈有橫流之語

張柬之初與楊元琰共乘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事柬之執政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蕭復言於德宗曰自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此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古人言叵信叵測叵量之類叵字固訓不可然施於戒辭則不順矣安祿山反詔切責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叵可忍葉法善以術高卒叵之測此止作不字用則益不安至蘇頲傳云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不急物頲不肯予或謂曰明公在遠叵得忤上意呂才卜宅篇云世有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宮商哉此叵作豈字用尤乖戾也蓋子京初不詳其義故每至謬誤焉

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通鑑改好漢爲佳士新史復作奇士好漢字誠爲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剏曰奇乎甯存本語可也

李光弼傳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於城下仰而侮罵光弼令穿地道擒之新史改爲隧地固簡而文然隧

字作得暗地道否．且本傳先有云穴地頹土山者．後又云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何獨爲此異也．